



# 献身中华

戴德生自传

*Yours faithfully in Christ,  
J. Hudson Taylor*

# 献身中华

## 戴德生自传

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不，不是中国，是基督

戴德生一个平凡的英国人，因为爱神的缘故，愿意顺服和响应神对他的呼召，为着他的异象——中国，愿意摆上他的一生，以致他的生命变得不平凡，变得传奇。戴德生在华五十一年。他创立的差会（传道会）差派了超过八百名传教士及建立了一百二十五间学校，并在中国带领一万八千人归信基督教，在十八省成立了三百多所由五百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stations of work）。

戴德生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敏锐，对传教的热忱而闻名。他也在很少传教士穿唐装时代已穿中国服装。在他领导下，内地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非宗派差会，从所有基督教团体和劳工阶层、单身女性、不同国籍的个人吸纳

成员。由于内地会的反鸦片贸易运动，戴德生被西方视为十九世纪以来最瞩目的来华欧洲人。

本书又名《戴德生回忆录》（**A Retrospect** by Taylor, James Hudson）

自使徒保罗以后，能够心怀“广大异象，而按部就班”，将福音差传如此广袤疆域的人，十九世纪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

——历史学者褍嘉路得（Ruth Tucker）

## 序 言

葛培理

再没有谁能像戴德生一样，愿意为神的缘故，完全献身给中国。他甘心冲破传统，换上中国的服装，更积极超越宗派界限，一心要把福音传到新的疆土里。戴德生之所以义无反顾，献身与主，绝非出于一时冲动，或是自我表现，而是他深切关怀到一群尚未认识救主耶稣的人。他一生勇往直前，是由于他愈来愈确信神的信实。

戴德生对神的信心，正是今天千万中国信徒的写照。他们矢志不渝，正好见证神是多么信实。今时今日，大家都极之关心中国的状况。本书的出版，实在是合时不过了。今天很多教会视自由为理所当然的；然而中国信

徒却在诸多限制和剥削下，依然坚忍不屈，满有平安，怎能教我们不羞愧哩！其实，他们只存一个单纯的信念：“有一位永活的主，他借着道向我们说话，他所说的，必定成就，也不会背乎他所应许的。”

本书对于简朴生活、理性的顺服、信心的祷告，以及恒久忍耐，都做出深刻的描写，叫我们不得不反省自己，究竟怎样才是基督里的人。此书的出版，实在令人兴奋。盼望神使用这本书，透过它鼓励我们，并彰显他的荣耀。

## 祷告的能力

许多年前，大概是 1830 年吧！那时候父亲是家乡一名热心而又成功的传道人。他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特别是贺尔船长的游记，内心深处不由得为中国的属灵光景深感难过。但当时的处境，却容不下他亲赴中国传道的念头。在祷告中，他对神许下宏愿，如果神赐他一名儿子，他愿意把儿子献上，接受神的呼召，在这片广大而穷困的国土事奉祂。那时候的中国，可说是完全自闭于真理的门外。我对父亲的心愿，或是当时他所作的祷告，却是一无所知；直至我在中国工作了七年多，回国之后，才获悉此事。当我知道父亲的祷告，竟然在我身上蒙神垂听，那时的心情煞是一片欣喜。

少年的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对信仰抱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而我也随波逐流，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然而我挚爱的母亲和妹妹却为我祷告，求主叫我得以悔改重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当时我大约十五岁。由于母亲不在家，我有一天的假期；午间百无聊赖，为了打发时间，我便跑到父亲的书房找一些书来看，但遍寻之下可没有找着甚么中看的。于是我翻开小篮，在篮里的小册子中拣了一份看来颇具兴味的福音小册。我坐了下来，毫不在意的翻阅着。那时候，在七、八十哩外的母亲，正吃完了午餐站起来，心中为她儿子得救的事十分迫切。



她想今天难得时间比较充裕，可以藉此机会为她儿子向神祈求。于是她进了房间，把门锁上，定意除非神答允她的祷告，否则便不踏出门外。一个小时复一个小时，慈爱的母亲为我向神哀祷；到了最后，不能再祈求下去，而觉得非感谢神不可，因为圣灵告诉她，她所求的已蒙应允——她的儿子已得蒙救赎。

这时，我正翻阅着那份小册，有一个句子冲着我来：“基督作成的工。”立时间“作成”两字萦绕我的心间。自忖：“基督既已作成了完全的救赎，把罪债抵偿，那还有甚么该作的呢？”圣灵的光照透我的心灵，给我带来重生的喜乐——在世界上，我再没有甚么可作的，只有跪下来，接受这位救主和祂的救恩，不住的赞美祂。

数日之后，我首先要求妹妹保证不告诉任何人，然后才把我心灵得着喜乐的秘密告诉她。两个星期以后，母亲回来了，我率先到门外迎接她，告诉她我有好消息急着要与她分享。母亲立即把双臂绕着我的颈，把我紧抱入怀，说：“我儿，我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快乐了整整两个星期。”“为甚么？”我讶然问道：“难道妹妹不守诺言？她答应过不告诉任何人的。”母亲向我保证这好消息不是从人听来的，然后把上述的经过向我解说一番。

不久之后，我捡起一本日记本，以为是自己的，因为从外表看来，那简直是一模一样。我把它翻开，映入眼帘的，原来是妹妹的日记，记述她立意每天为我的得救向神祈求，直至神应允她的祷告。计算起来，这个十三岁的女孩为我祷告了整整一个月，神才使我离暗就光。自从我开始做一个基督徒，就这样体会到祷告的能力。

## 事奉的呼召

在我得救后数月，一个悠闲的下午，我把自已关在房里，用了好一段时间与神相交，我恳求祂给我一点工作，好表达我对祂的爱和感激。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在坛上，那浸溢我灵魂的庄严感觉，给我一个明显的确据，就是神已接纳我的献祭。神的同在有说不出的真切。那时我还未满十六岁，我记得我俯卧地上，伸开四肢，静静地俯伏在神的面前，心中有一股不可言喻的敬畏和喜乐。



我现在可大得多了，但不见得比那时更聪慧。我愈来愈深信，我们若照着主给门徒的指示和保证去做，在今日的世上一样是行得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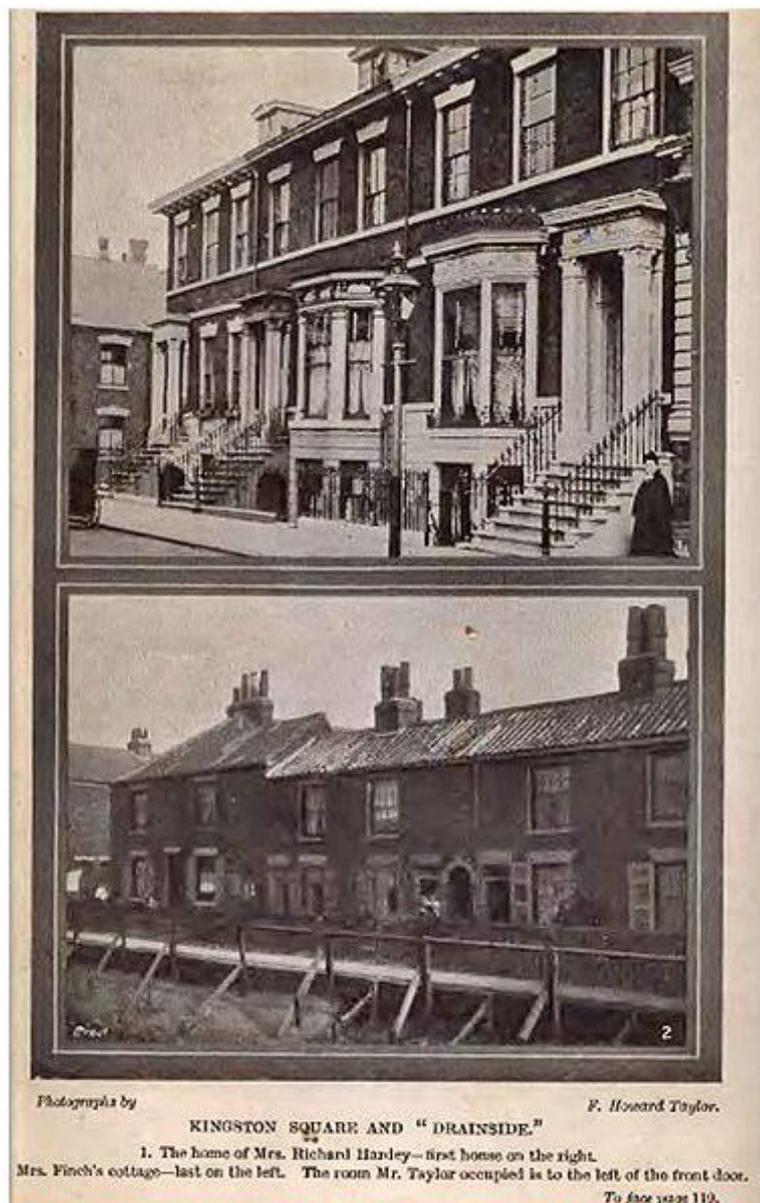
我的父母对于我传道的决心，既不反对，也不鼓励。他们勉励我，当以信心尽力锻炼自己的身体、意志和心灵，以祷告的心等候主的引导。这忠告对我很重要，日后我常有机会经历和证实。

麦都思的《中国》一书强调以医疗传道的重要，因此我决定研究医学，作为日后工作一项重要的准备。我在家中读了一阵子书，之后便跑到赫尔市接受医学和手术的训练。我在那里充当一名医师的助手。起先，我在亲戚处找到一处安舒的居所，我工作所得的收入，刚好足够支付我的食宿费用，但我定意要为主的圣工奉献不少于十分之一，所以我决定离开这安舒的居所和愉快的环境，搬到近郊去。那里只有一房一厅，膳食自行料理，但我可以从容地将我全部收入作十一奉献。虽然变动颇大，却带来不少的祝福。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建议我思考主再来的问题，所以有一段日子，我花了颇多的时间来研读有关主再来的经文。在圣经的亮光引导下，我看到那带着复活的身躯离开世界的耶稣，将会照样的再来。主的再来，乃是祂子民最大的盼望，是我们在奉献和事奉上无比强大的动力，也是我们在试炼和痛苦中莫大的安慰。主并没有向祂的子民显明祂再来的时日，为要叫他们日复一日，时复一时，过着儆醒等候主回来的生活。我定意尽力作好迎接主的准备，就查验我自己的小书室和小衣橱，看看有没有多余不需要的书籍和衣物，把它们处理分送给一些贫苦的邻居，使我心灵感到得益不浅。

# 事奉的准备

我很快便发觉，原来自己也能过着远较从前刻苦简朴的生活。牛油、牛奶，以及其它奢侈的东西，我都不再吃了，主要的食品就是麦片和米饭，偶尔也吃点别的东西，以变换口味；所以少许金钱便足够供给我的需要。



**戴德生于赫迪医生位于赫尔的家中工作（图上）  
时租居的房子（图下）**

这样，我经验到自己用得愈少，帮助别人愈多，心中的喜乐和属灵的福气也愈丰盛，使我每天都尝到难以言喻的福乐。

每当想及到中国之后，生命的保障，日用所需，以至一切的援助，除了神以外，别无倚靠，因此，我非加强属灵的操练不可。在离开英国以先，我必须学习单靠祷告，借着神来感动别人帮助我。我的医生雇主非常忙碌，恐怕忘记按时付我薪金，就吩咐我到时候提醒他，但我决

意不直接告诉他，只祈求神让他记得，使我可以因着祷告得蒙垂听而得到鼓励。有一次，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的好老板却记不起发放薪金，我

发觉自己身边只剩下一块二先令六便士的硬币。那天晚上大约十时，我领完聚会后，一个穷人请我到 he 家里去替他的妻子祷告，因她快要死了。我立即答应。途中，他的口音露出他是爱尔兰人，我问他为甚么不请一位神父？他说他已尝试过，但神父要十八个便士才肯去，而他却出不起这钱。这时，我想起我全部的财产就只有这块硬币，又不能分为两份，若把它给出去，明天午饭便肯定没有甚么可吃的了。

他领我上了一道破烂的楼梯，进入一间残旧不堪的小屋。眼前所见，触目惊心。四、五个小孩四围站着，凹入的双颊清清楚楚地显明他们饱受长期饥饿的厄困。倒在破烂的草床上是一位筋疲力竭的母亲，身旁是一个出世才三十六小时的婴孩，弱小不堪，连哭也哭不出声，听起来倒像在呻吟。我的心里一直在挣扎，我那令人憎恶的不信，阻止我顺服内心的感动，使我不肯把自己所有的救助他们。那时候，我无法说出甚么话来安慰这些可怜的人。我虽勉强为他们祷告了，但我不知自己怎样祷告的，可能语无伦次、断断续续。最后直到我把手放进口袋里，慢慢的把那块钱币抽出来交给那穷人，心里才得平安。那天晚上，在返回寓所的途中，我的心和我的口袋一样的轻省。我享受了一个快乐、安静的晚上。

第二天早上，锅里还有点粥可以作我的早餐，还没有把粥吃完，就听见邮差的敲门声，给我一封不知是从哪里寄来的信，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块半英磅的钱币。只不过十二小时的投资，就收回四倍的利息！我马上立志，要把我省下来或赚回来的钱，存入这永不倒闭的银行。对于这个决定，我至今无悔。

# 祷告再蒙应允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的老板仍然还没支付我的薪金，我发觉我的处境又回复到像那难忘的晚上一般。我的困扰并不在金钱上——只要我一开口提醒老板，任何时候就可以有钱在手，但萦绕在我心怀的是：“我能不能到中国去？会不会因为我信心不足、能力不够，以致我无缘参与这宝贵的差使？”

一个星期又快过去了，星期六晚上，房租便要到期。那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医生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不经意的问起：“你的薪金不是又到期了吗？”我咽了两三下，尽可能平静地告诉他我的薪金已过了一些时间。想不到他回答说：“啊！真是抱歉，只可惜你不提醒我，在今天午间我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银行里去了！”

他一离开，我便立即回到我的小书房，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直至心里再次充满安息和喜乐。那天晚上，我刚打算熄灯时，便听到医生的脚步声；他来告诉我说，有一位顶有钱的病人，竟然在十点钟过后跑来付医药费。他就把刚收到的部份钞票给了我。这件事使我满心欢喜快乐的赞美主，我终于可以到中国去了！以后，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遇上极度困难的事情时，每当忆起这次经历，都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力量。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觉得应该离开赫尔，到伦敦医院修习医学课程。我挚爱的父亲表示愿意支付我在伦敦的一切费用；同时，中国布道会的委员会也表示愿意供给我在伦敦的生活费用。但经过祷告等候，在主的引导之下，我清楚知道两者的好意都不可接受。我便写信推辞了两者的好意，单单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



# 伦敦的生活

伦敦不比赫尔，可以生活得那样省俭。为了减轻支出，我与表兄同住一房，自己负责自己的伙食；这房子离医院要走上四哩路。最经济的方法，莫如吃粗面包和喝白开水；这样，便可以把主的供应尽可能用得长久。我的晚餐和早餐，就是我每天要从医院跑一大段路回家时买的，一大条粗面包只值两便士；中午则吃两、三个苹果。这样的饮食，便能供给我足够的气力，每天走八、九哩路。

我以前在赫尔的房东太太，丈夫是伦敦一轮船公司的大副，于是她托我每月到船公司代领她丈夫另一半的薪金，然后邮寄给她，好节省汇费。有一次，她写信要求我尽快帮她领取薪金，以便支付欠款。这时我正为考试繁忙，刚巧我手头上有足够的钱，就预先垫款寄钱给她，打算一考完了试，便前去提取来还给自己。不料，当我到船公司提取到期的薪俸时，主办的职员告诉我，不能把钱给我，因为那大副已擅离职守，跑去掘金去了。

同一天晚上，我在缝钉一本簿子，好作为记录课堂笔记之用时，一时不慎，刺伤了右手的食指；顷刻间我便把此事忘记了。次日，在医院里我照常解剖尸体；这病人是死于败血病的，解剖的人若不小心，有甚么破损，便足以致命。我当然特别小心翼翼，到中午时，我感到十分疲弱，四肢无力，似乎要呕吐。下午上完一节课，我整条手臂和右半身痛得很厉害，病势已非常沉重，连旁人也看出来了。我跑到手术室收拾仪器，并将这情形告诉负责的医生。他认为我已被热病感染，劝我立刻叫一辆马车回家，料理后事。“因为，”他说：“你是一个死人了。”但我觉得中国有工作在







后，我感到灰心失望。他看来不单没有回转，反而愈来愈心硬。有一天，替他把腿洗涤好后，我洗濯双手，然后一反常态地没有站在他的床边对他说话，径自走向房门口。后来我停下来，犹疑了片刻，回头望他，察觉他惊异的脸色，因为这是我头一次没有替主向他说话便打算离开。我不能再忍下去，泪如泉涌，我走回去对他说：“朋友，无论你听不听，我必须说出我心底的话。”然后很恳切地跟他谈，并且带着泪水向他表示我多渴望与他一起祷告。他并没有翻过身来，只说：“如果这样能安慰你的话，请随便吧。”我当时的喜悦真是难以言喻。不用说，我立即跪下来，为他向神倾心吐意。我相信就在此时此地，主已叫他的灵魂悔改。

此后他从未表示不愿意听我讲道，或是替他祈祷。过了几天，他切实地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这位喜乐的病人在悔改之后，存活了一阵子；这段期间，他努力见证神的恩典，永不言倦。虽然他的病情令人感到十分痛苦，但由于性格和举止的改变，使得服事的人也觉得照顾他不再是一件苦差，而是真正的乐事。我在中国早期传道的一段日子中，许多时候，环境看来要使我的一切努力陷于绝望，但当我念及这人的重生得救，我便得到鼓励，坚持下去，无论人们听不听，继续宣讲神的道。

## 中国之行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我要离开英伦，远赴中国。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中华传道会在“敦费士”号的船尾舱房里，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聚会，差遣我到中国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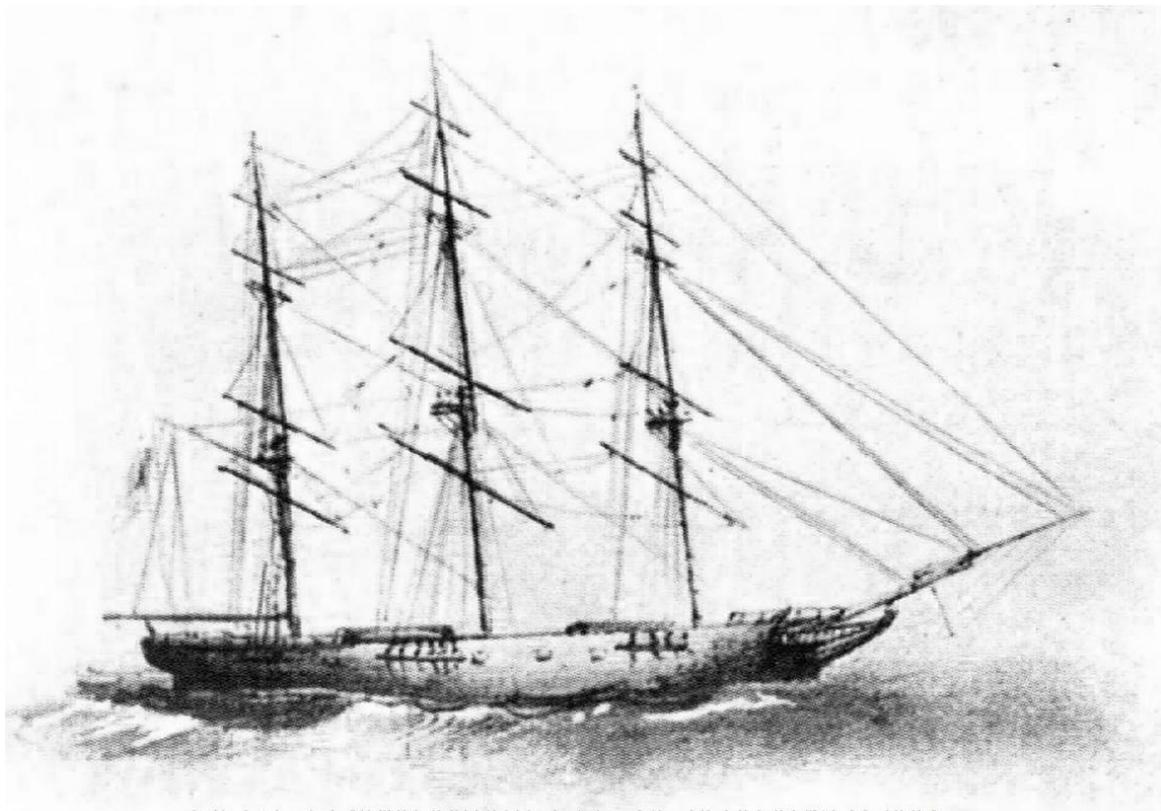
我挚爱的母亲来到利物浦跟我话别。她与我一起进入小舱房，母亲用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小床，然后坐在我的身边，同唱我们长别前最后的一首诗歌。我们跪下，母亲为我祷告。因船快要开行了，于是只好珍重道别。为了叫我好受一点，母亲尽量压抑心内的情绪。分别后，她走上岸。我孤单一人立在甲板上，船开向水闸，她也跟着往前走。船过了水闸，这次我们真的要分别了；猝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也不会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

船启航不久，我们遇上了秋分的暴风，风浪很大，几乎出不了麦士河口。十二天来，我们都是爱尔兰海峡荡来荡去，出不了大海。船长和船员虽然百般努力，终究是无济于事。九月二十五日晚，我们已漂流至嘉拿温湾，与海岸的距离愈缩愈短，最后离岸边的巉岩只一箭之遥。基督徒的船长对我说：“我们活不上半小时，你对主呼召你到中国传道有甚么想法？”我满心喜乐的告诉他，我对我所蒙的呼召不作他想，我深知我一定会到中国去；但假如神有别的安排，我总以顺服祂的旨意为念。

不到数分钟，风向转了两度，我们得以逆着风驶出海湾；但船首的斜桅摆动，船受到严重的损伤。几天以后，当我们驶出了大海，便在船上进行了彻底的修补。航程中，因为没有风，而损失了不少时间。通常是在日落后才起微风，直到天明；日间却没有风，船便停下来，任由漂流。有一次当我们接近新几内亚的北部，离陆地只有三十哩之遥。早上，船长发现有一股时速达四海里的水流把船带向暗礁，恐怕在黄昏前船便要触礁了。所有人都同心协力，想把船头掉转，使船驶离海岸，但终告失败。大家静立甲板上一段时间，船长对我说：“所能作的已全作过了，现在只好等候

结局。”我心里头掠过思想，便答道：“不，我们还有一件事未作。”

“甚么事？”他问道。“祷告，”我回答说：“让我们同心合意地求主马上赐给我们清风。”船长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四个基督徒先一同祷告后，便各自退回自己的房间等候神。我经过一段简短而深入的祷告后，觉得神已允准我所求的，不能再祈求下去，便很快的再走上甲板，但见船檣上最高的小帆在微风中颤动，我立刻叫大副把主帆放下来。数分钟后，我们以每小时六至七海里的速度，迎浪前航，很快的我们便脱离了险境。在抵达中国之前，神藉此鼓励我，叫我将一切的需要，借着祷告带到祂的面前，并且信赖祂必因着祂独生子之名的缘故，在我每一个紧急关头里帮助我。



当时没有飞机，只有乘这样的船从英国到中国一般需要6-8个月，大海上的各种危险随时会要他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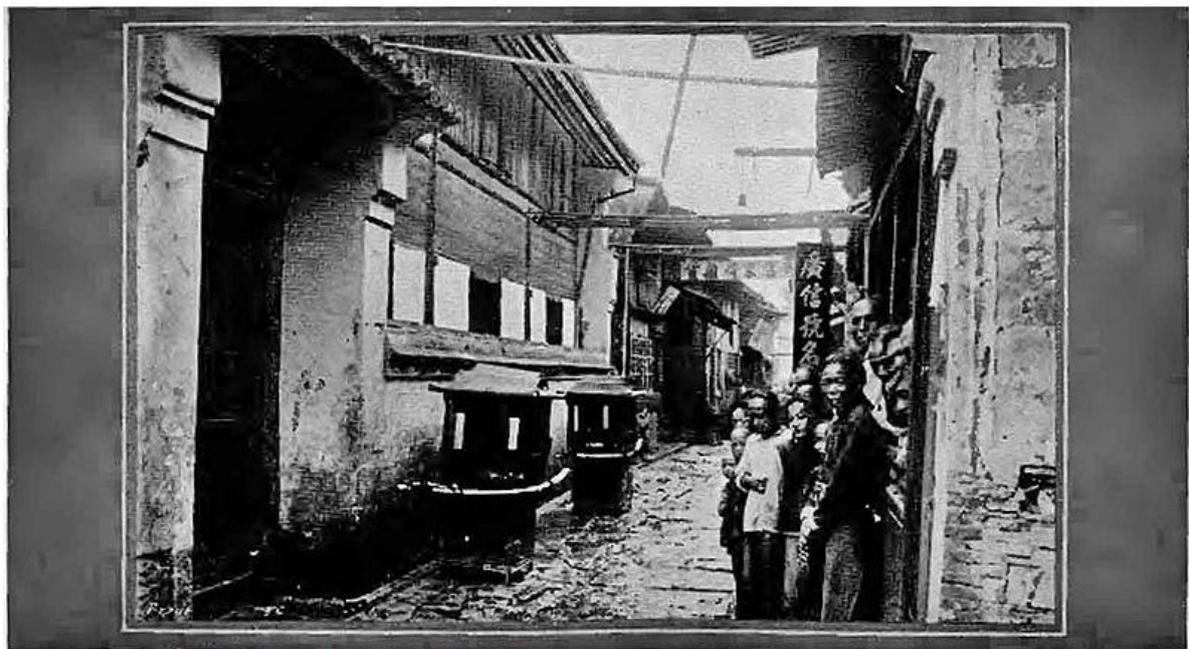






人窃逃，我还以为彼此失去连络，到处打听仆人和挑夫，历尽艰险，延误行程。

等到事情办妥后，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征兆已显，南方大部份的宣教活动已遭禁止，宾先生也来信劝止我回到汕头。几个月来在汕头一带地方的工作，的确烙有神赐福的印记；但神的意思并没有叫我们任何人留在那里，收取庄稼。宾先生不久也被中国官员逮捕，并且下在监里。神的引导实在十分奇妙，祂首先阻止我重返汕头，然后引领我在宁波安顿下来，并且使宁波成为我日后工作的中心。



Photograph by *G. H. Atfield Guinness.* 宁波后来成为戴德生工作的根据地，这是后来内地会在宁波的住处桥街巷  
 THE HOME TO WHICH MR. TAYLOR BROUGHT HIS BRIDE, ON BRIDGE STREET, NOW THE OLDEST STATION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By the large door on the left one enters the Chapel, above which are the dwelling-rooms overlooking the street.

我抵达宁波时是一八五六年深秋。一八五七年是动乱的一年，当在宁波的广东人获悉英舰炮轰广州的可怕消息后，他们愤慨和暴怒的情绪就像怒潮般席卷一切。他们立即着手计划袭击城里和附近外国人的居所，这计划也取得了道台的准许，但外国人却完全蒙在鼓里。碰巧在这群策划屠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朋友是在宣教士的家里工作；他担心他朋友的

安全，因此便警告他，促他不要给外国人做事。这仆人把事情透露给他的主人知道，我们才晓得自己已身在险境，便聚集祷告，寻求至高者的保护。

当我们在祷告之际，主已开始动工。祂带领一位较低级的官员——宁波海关监督，往见道台，与他力争，说这种愚蠢的作法，必带来滔天大祸，引致其它各地的外国军队进侵，把全城夷为平地，涂炭生灵。最后道台收回成命，命令广东人不可发动攻击。这正好发生在我们寻求神庇佑的那一个晚上。

## 在宁波的第一个果子

有一次，我正在传讲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有一中年人站起来，在他的同胞面前见证他在福音大能里的信心。“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真理，”他诚恳地说：“在我之前，我的先祖亦一直在寻找，但却没有找到。我曾经远近寻访，却一无所得。在儒、佛、道三教之中，我找不到安息；但今天晚上，我从听闻的福音当中，终于得到安息。自此以后，我是耶稣的信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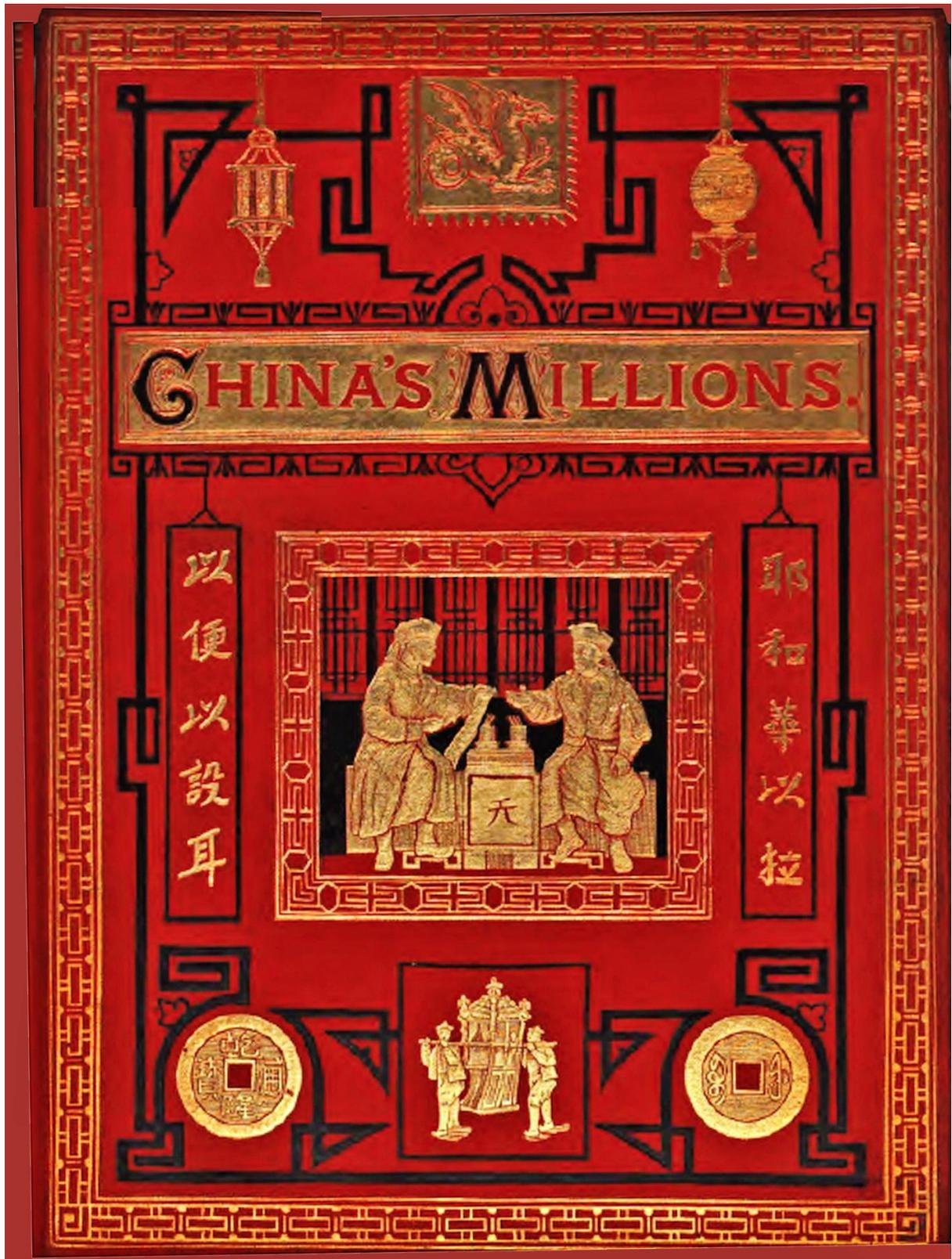
这人是宁波改革派佛教徒中一名居领导地位的执事。在他归信救主后不久，他以前所主理的佛教团体有一个聚会。我陪同他到达会场，就在他以前的信众面前，见证信主后所得到的平安。不久之后，他以前一位朋友也悔改归主，接受洗礼。他们二人，从此长期不断地向人传讲这大喜的福音，直至离世。

在他悔改后数天晚上，他问起福音在英国传了多久。我告诉他，我们听闻这福音已有数百年了。“甚么！”他惊讶万分地说道：“怎可能你们拥有这福音达数百年，至今才到来传给我们知道？为要寻找真理，我的父亲花了近二十年的光阴，死的时候仍一无所得。啊！为甚么你们不早点来呢？”

## 按时的供应

就在我到达宁波的那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思索我跟中国布道会的关系；布道会给我薪俸，使我生活用度没有缺乏，但布道会本身却常常欠债。可以说，我所收到的薪金，往往是布道会借贷得来的。据我看来，神的工作若因为经济问题，难以继续的话，那准是这工作已到了一个地步，或发展至一个特别的阶段，或是已到了一个时候，不再是神所要的工作了。为免良心不安，我写了封信，要求从明年起辞职。

我所作的决定，在信心上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考验。我完全不肯定神要我替祂作些甚么，又或者祂会否满足我的需要，好叫我能够像以往般工作下去。我没有期待朋友来帮助我，也不晓得神会透过甚么途径来帮助我；只要祂给我最低限度的供应，叫我能够养活自己，我便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向不信的人传讲福音。假如这不是祂的旨意，我打算甚么工也去作，以养活自己，然后把剩余的时间全部腾出来，从事合神心意的宣教工作。



至于神如何祝福带领我、供应我，我永远也不能尽说。偶然经费上发生困难，总是因为要使饥饿的人得到饱足，使濒死的人得到希望；至于个人需用方面，却从未有过缺欠。在我到达宁波后一年，我曾服事一位患上严重天花的美国牧师，之后，本应把服事病人期间所穿过的衣服烧掉，以

免把病传染别人。但当时手头上的钱却不够我添购新的衣服，我惟有祷告。主答应我的祈求，使我出乎意外地获得失落已久的一箱衣服。这箱衣服是我在前年初夏离开汕头远赴上海时，留给宾牧师看管的。这批衣物及时到达，无论在时间和意义上，都叫我对父神的供应有一番甘甜的体验。

我们每天给穷人派发早餐(主日除外)，平均约七十人份。有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清缴了一切开支，又购备了明天的食用之后，手上已不名一文。我们不晓得神如何为我们预备星期一的需要，但在我们的壁炉上却挂着一幅中文对联——“以便以谢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和“耶和华以勒”(主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就在那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张二百十四元的支票。星期一早上，贫民照常来吃早餐，因为我们深知这是神的工作，神必预备，所以没有通知他们不要来。

又有一次，我们身上只有一文钱。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难处告诉主，祂听取我的祷告，救助我们脱离困境；还在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从英国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份捐款。按时的供应，不但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叫完全信靠神、又愿意事奉祂的人不至于羞愧。

##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一九五八年，我和所爱的妻子结婚。她不但是神赐给我的宝贵恩惠，她也是许多人的祝福。在那十二年里，她把生命呈献给爱她的人和中国。一九五九年初，我挚爱的妻子染病，身体十分虚弱；到了最后，看来已没有复原的希望。我试过一切方法，但都没有果效，负责诊治的巴格尔医生也感到束手无策。生命正迅速消逝，唯一的盼望就是神。就在我同宣教士

们为我妻子祷告的那一刻，我想起一个尚未援用的治疗方法，就离家到巴格尔医生处商量，他也赞同我提议的方法，可是回到家里一看，病人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之下，病情竟大见好转。枯槁憔悴的面孔，已转为安静舒适的睡容，且不见有任何不利的病征阻碍病人康复。

同年秋天，巴格尔医生的妻子遽然离世。因需立即把他那失去母亲的儿女送回国去，就要求我接办他的宁波福音医院。经过几天等候神的引导，我就接受了巴格尔医生的交托。一向以来，医院的经费都是从巴格尔医生诊治外国人所得的医药费而来的，他离去后这收入来源便告中断。但主预知我们的需要，医院的经费正络绎于途。就在快面临山穷水尽之际，我收到朋友自英国寄来的信，当中附有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朋友在信中谓他最近丧父，得了一份遗产，他决定不将这笔钱花在生活享受上，而愿意用在主的圣工上。他先寄上五十镑，全由我决定它的用途。他只需要知道这些钱是如何运用，以及是否再有别的需要。

主不只在经费上听我们的祷告，许多病人的生命都得蒙救治，看来全无希望的病居然医好了，一些严重而危险的手术也成功了。神又赐下远比这些更为永久的福气。许多人接受了福音；在九个月中，医院里有十六位病人接受了主，登记加入宁波教会的有三十人。

## 创立中华内地会

照料医院的责任，加上我其它的传道工作，使我的身体和心灵长期劳累，健康迅速地衰退下去，不得不返回英国疗病。在我来说，因为健康不佳而要放弃在中国为神工作的机会，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更何况工作刚刚

比以往更有果效，突然要离开宁波那一小群极需照顾和教导的基督徒，内心倍添愁烦。我的忧伤并没有因为返抵英国而减少，因为医疗报告显示，至少在未来数年内，我不可能重返中国。我当时一点也不晓得，神要我与中国作长久的分离，乃是必须的；身在宁波的时候，四周的呼求压得我透不过气，叫我无从想及中国内地其它地区有着更大的需要！在英国的数年间，我每天注视着挂在书房墙上的巨大地图，辽阔的中国内地，以及我曾经为主工作的小小地方，都与我同样接近。祷告是唯一可以减轻我内心重担的方法。

在这数年间，我也有更多时间深入研读圣经。如今我才明白，若没有在这些日子得着神话语的喂养，以我当时的属灵基础，实在无法成立像中华内地会那样的宣教组织。

数月来恳切的祷告，以及经历过无数次的徒劳和失败，我深信要推行中国内地的宣教工作，亟需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当时中国内地有十一个省份没有宣教士，我求主每一省派遣二人前去，另加上二人往蒙古，我求主一共差遣二十四名同工到中国去。我不断为此祷告，很快便有不少青年人愿意献身宣教。神在我家附近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使他们能住在一起，接受训练，以投身于传福音的工作。



Taylors and missionary candidates in 1865 中华内地会创始人，中坐的是玛丽亚和戴德生

## 第一批传教士成行

一八六五年，中华内地会宣告成立。捐款源源而来，超过所需要的数额，我们甚至印了一张通启，让大家知道一切开支所需，已蒙听人祷告的神赐给我们了。

有一次，我获邀前往一处村落讲道，内容是有关中国宣教。我答应了，条件是不收捐献，并要求刊登在节目单上。负责邀请我的先生在聚会中任主席，他说从来未有遇见这种要求；但他终于答应了。会中，靠着一张大地图之助，我陈述了中国的地理和人口分布情形，以及这国家对福音的极度需要，许多人明显地受了感动。

聚会结束的时候，主席说应我所请，节目单上声言不收捐献，但他感到许多与会人士，如果没机会为这善工奉献一点金钱，他们必会十分难过，感到良心不安。他认为不收捐献只是我个人的意愿，我不应违背众人的心

意。但我却恳请他们持守我们的协议，并且指出我不收捐献的理由，就是不想与会的人士，基于一时的情绪，就当时的方便而奉献；我建议他们回到家里，细细思量中国迫切的需要，然后求问神到底要他们作甚么。经过思虑和祷告后，如果觉得神只需要他们在金钱上奉献，那么他们可以把金钱捐献给任何在中国宣教的传道会，或将它寄到我们在伦敦的办事处。但很多时候，神所要的并不是金钱的奉献，而是要他们献身于神在外地的工作；或是要他把比金钱远为贵重的子女，奉献给神的工作。

次日早餐时候，主人稍迟才来到，并且承认他昨夜睡得不大安宁。他说：“戴先生，我想了整晚，昨天我以为你对收捐的观念是错误的，现在我承认我的看法改变了。昨晚当我想及无数中国灵魂像流水般向着黑暗涌进去，我只能像你所提议的喊道：‘主啊！你要我作甚么？’我想我已得到祂的引导，这里便是了。”他交给我一张五百镑的支票，又说假使昨天收捐的话，他只打算捐出数镑，但经过一夜的祷告，他便献上这张支票。

不用说，我对这份厚礼感到十分惊奇和感谢。用早餐时，我又收到一封由奇力马田公司寄来的信，通知我可将“兰茂尔号”的客舱全部包给内地会。我立刻跑到船上去，看见一切都合适，就订了下来。五月二十六日，我们坐“兰茂尔号”启航到中国去。同行的有十六名传教士。于是内地会的工作正式展开了。

—— 戴德生



兰茂尔号成员离开英国前在一起聚会

## 中华内地会历史年表

### 1860 年代

1860 年 7 月 18 日，戴德生从上海启程回英国，11 月 20 日抵达泰晤士河口的贵利夫逊（Gravesend）。

1862 年 1 月 8 日，戴德生以“宁波差会”名义招募的传教士宓道生，启程前往中国创立宁波传教站

1862 年 7 月，戴德生获得外科医生证书

1865 年 6 月 25 日，戴德生将宁波差会改名“中国内地会”

1865 年 10 月，戴德生在伦敦出版《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1866 年 3 月 12 日，内地会在伦敦出版第一期会刊

1866年5月26日，以内地会名义的第一批传教士在戴德生的率领下，乘坐“兰茂尔”（Lammermuir）号船，启程前往中国，9月30日抵达上海。

1866年12月，“兰茂尔号船传教团”（the Lammermuir Party）抵达杭州清泰门新开弄（新巷）1号

1866年 浙江：杭州（戴德生建立传教总部）

1866年 浙江：奉化 甘比治（George Crombie） 建立传教站。

1866年 浙江：绍兴 范明德（John Stevenson (missionary)）和妻子 Ann 建立传教站。

1867年 浙江：萧山 倪义来夫妇（Lewis & Eliza Nicol），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 (missionary)）建立传教站。

1867年 浙江：John Sell 死于天花

1867年 浙江：杭州：戴德生的长女 Grace Dyer Taylor 死于脑膜炎

1867年 浙江：台州 宓道生（James Joseph Meadows），Josiah Jackson 建立传教站。

1867年 江苏：南京 童跟福（George Duncan） 建立传教站。

1868年 江苏：扬州 戴德生建立传教站。同年8月22日，扬州教案

1868年 浙江：湖州 麦克悌（John McCarthy） 建立传教站。

1869年 安徽：安庆 宓道生，卫养生建立传教站。同年11月3日发生安庆教案。

1869年 江西：九江 高学海（John Edwin Cardwell）夫妇建立传教站。

## 1870年代

1870年7月23日，“差会的母亲”戴德生师母玛利亚（Maria Jane Dyer）在江苏镇江去世。

1871年11月，福珍妮嫁给戴德生。

1871年-1875年 江西：大姑塘镇（今九江庐山区姑塘镇） 高学海夫妇建立传教站。

1874 年 湖北：武昌 戴德生和祝名扬（Charles Henry Judd）建立传教站。

1875 年 1 月 《招募 18 个同工》在伦敦出版

1875 年 7 月，《China's Millions》第一期在伦敦出版

1875 年 河南：戴亨利（Henry Taylor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该省是中国未听说过福音的 9 个省份之一。

1875 年 湖南：祝名扬和都天德（Adam C. Dorward）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后来在 1880-1882 年，二人旅行 1500 英里穿越中国

1876 年 山西：秀耀春（Francis James (missionary)）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  
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开始救济“丁戊年华北大饥荒”的难民

1876 年 陕西：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金辅仁（George King (missionary)）  
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1876 年 甘肃：义世敦（George F. Easton）和巴格道（George Parker (missionary)）  
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1876 年 四川：贾美仁（James Cameron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  
George Nicoll 在巡回布道之后定居此处。

1877 年 贵州：祝名扬和包兰顿（James F. Broumton）是该省最早的新教巡回传  
教士。包兰顿 later pioneered 在少数民族苗族和彝族中工作。

1877 年 广西：Edward Fishe 是该省最早的新教传教士，同年去世。

1877 年 云南：麦克梯从镇江徒步旅行，经过汉口、四川、贵州和云南到缅甸八莫；  
履行持续 7 个月，沿途传道。他是最早进入云南的新教传教士。

1877 年 西藏：贾美仁从重庆步行到巴塘，第一个传福音给藏人。然后他去了大理  
和八莫，又经过广东回到重庆，行程遍及当时中国 18 个省份中的 17 个。

1878 年山西：福珍妮 Jennie Taylor (Jane Elizabeth Faulding)是最早在中国内地  
旅行的女性传教士。

1879 年陕西：金辅仁和 Emily Snow King 是第一对迁入汉中的传教士夫妇

1879 年 四川：M. A. Howland Nicoll 是第一名住进重庆的女性传教士

## 1880 年代

1880 年山西: Harold A. Schofield 在太原开办内地会第一所医院。

1880 年 甘肃: Elizabeth Wilson (missionary)是该省最早的女传教士

1880 年 贵州 : George Clarke (missionary) 和妻子 Fanny 定居该省

1881 年 云南 : John Stevenson (missionary)和 Henry Soltau 在 86 天中徒步旅行了 1900 英里, 从八莫、昆明、重庆、武昌到上海, 从西向东穿越中国。

1881 年 云南 : George and Fanny Clarke settle to work in 大理.

1881 年 山东 : 芝罘学校在烟台开办(最初称为 "The Protestant Collegiate School")

1885 年 3 月 3 日, “剑桥七杰” 抵达中国

1887 年, 派出“一百名同工”来华

1888 年, 海班明 (Benjamin Broomhall) 创办《National Righteousness》: 一份宣传戒毒的期刊

1888 年 10 月 30 日, 第一批内地会美国传教士抵达中国上海

## 1890 年代

1890 年, 戴德生在虹口区吴淞路 9 号正式建立内地会第一个总部大楼, 可供 300 多位传教士办公和居住。购屋经费由荣晃熙(Archibald Orr Ewing,1857~1930)捐献。

1890 年, 第一批澳大利亚传教士抵达

1894 年甲午战争, 稻惟德在烟台参加红十字救助伤员的工作。

1895 年, Newington Green office Headquarters 伦敦

## 1900 年代

在 1900 年的义和团事变中, 有 58 名内地会传教士和 21 名他们的孩子被杀害 (见义和团教案中内地会殉道者名单)。

1901 年，戴德生拒绝接受清政府对财产和生命损失的赔偿，展示‘基督的温柔和良善’

1901 年，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被指定为代理总监督

1902 年，杭州崇一堂落成。

1902 年 11 月，戴德生辞去内地会总监督

1905 年 6 月 3 日，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

1906 年，胡进洁（Sir George W. Hunter）进入新疆迪化传教

1908 年，慈禧太后去世，内地会向 江苏，安徽和河南派遣洪水和饥荒慰问团队

## 1910 年代

1910 年，J. O. Fraser 抵达中国

云南西部部落地区有了 60,000 名基督徒

1911 年，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在戒毒运动成功后去世。（第一届世界戒毒大会于 1909 年在上海汇中饭店召开，海班明是大会主席。）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

1912 年，内地会传道士超过 1000 人，成为在华最大的传教机构

## 1920 年代

中国内战（Chinese Civil War）和非基督教运动迫使几乎所有传教士都暂时撤退

1927 年-1932 年，何斯德发起 200 人专案活动，援助内地宣教运动，从 1200 名申请人中挑选了共计 203 名传教士分三批抵达中国（1929 年 39 人，1930 年 47 人，1931 年 117 人）

## 1930 年代

1930 年，总部迁往上海新闻路 1531 号，有行政管理大楼、传教士公寓、同工宿舍、礼拜堂、招待所。

1934年10月1日，薄复礼牧师在贵州被迷路的红军抓到，随肖克和贺龙的部队长征达560天，经过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云南5省，行程达一万公里，1936年4月在云南被释放。11月，他将在红军中的经历出书——《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中文名《红军长征秘闻录》），是西方最早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专著。

1934年12月8日，200人专案中的师达能牧师夫妇（John and Betty Stam）在皖南旌德县被红军绑票杀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许多传教士到更偏僻的内陆 - 或被日本人投入狱中，直到战争结束

## 1940年代

1942年11月，位于烟台的传教士子弟学校芝罘学校被关闭，所有学生和职员被日军关进集中营。

1945年8月，芝罘学校被美国伞兵解救。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1950年代

1951年，三自爱国运动，政府控制教会。"三自宣言"发表以后，内地会开始撤退传教士，到1953年撤退完毕。所有传教士重新部署在东亚其他地区。

1951年11月，在新加坡建立新总部，机构名称也改为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 1960年代

1964年，中国内地会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文化大革命 1966年-1972年：取缔包括三自爱国运动在内的所有基督教活动

在泰国农村的医疗工作开始